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大樓初步規劃準則說明會紀錄

時間：95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哲學系一樓會議室

主持人：葉院長國良、林召集人峰田

記錄：黃智卿

出席者：詳簽到簿

壹、主持人林峰田教授致詞：

關於本基地，要拆幾棟建幾棟，都要經過學校正式的程序，不過，我們為了讓這個程序儘快進行，今天我們就做幾個不同假設，三棟全拆是怎樣，兩棟全拆又如何，還是說三棟都不要拆，那新的要蓋在哪裡？將來我們會有一份建築計劃書，然後會有建築設計。今天重點是擺在，在哪些條件下，我們希望這建築是怎樣，有的人覺得低一點，有人覺得高一點，有人認為要跟旁邊的風格一樣，有人覺得就是要凸顯時代精神，今天我們希望藉這個機會，聽聽大家的一些看法，尤其這是在大門口的地方。那天在專家會議時，專家也不停強調，不管怎麼拆，怎麼建，入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剛好跟各位報告一下，這是簡報裡面沒有的。各位可能知道，社會科學院在復興南路口那塊地要蓋，前幾個禮拜他們去日本找了伊東豐雄來做設計，設計費是社會科學院自己去募的，不是學校付的，比照國際行情低得多，但是他們願意來。伊東豐雄先生是日本有名的設計師，之前設計台中科學博物館得了第一名，他在日本是數一數二的，他們願意來做，後門都那樣做了，前門一定要做得更好。好的建築不只是建築設計者，還包括使用者，也就是在座的大家了，一起給建築師一些 idea、一些創意、刺激，將來我們進一步會跟總務處、觀樹基金會來進一步討論如何創造出具有台大時代精神的東西。前兩天專家也認為，我們是不是每個年代，都要有一兩棟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現在這棟建築，就要看看 21 世紀台大的精神是什麼，文學院最強的地方—「人文素養」，挑戰就在於怎樣把抽象的人文素養轉換成具體的建築設計，這是大家要集思廣益、互相激盪的地方。

貳、簡報：略。

參、意見發表：

一、張靜二教授(外文系教師)：

我在台大今年正好滿 30 年，30 年之中我看到文學院，沒錯，最近增加了一些空間，但是不多，文學院老師同仁這些年來一直擠在很小的空間，所以對文學大樓的需求相當殷切，我常在想，難道擠在這麼小的空間裡也是我們文學院的宿命嗎？我真的不相信。文學院要募款並不容易，校友要捐款也不容易，今天有人捐款，正好可以讓我們蓋一棟文學院大樓，這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後，我想在這個地方拜託各位，讓我們文學院這次真的有機會，滿足我們的需求，文學院的範圍在整個校園裡到處都有，從國青、以前的內政部等等，請讓我們集中在一個完整、方正的空間裡面活動。不然的話，如果我們今天花了錢，卻建了空間不足，又留了一個我們認為可作為記憶的東西(舊建築)，我想將來也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希望能夠把這方正又完整的基地、完整的大樓，讓文學院在此活動，我想文學院以後沒什麼機會

再蓋這種大樓了。我以前常在說，學校蓋了許多大樓，台大建築的策略是什麼？有錢就有地，沒錢空嘆氣，可是回到文學院卻竟然不同，為什麼有些人對我們文學院這樣子不體諒，今天是不是請大家把此公聽會作為平台，讓我們文學院有一個方正的基地，我們由這個方向來討論，好嗎？謝謝。

二、洪粹然先生(觀樹基金會執行長)：

整合了公聽會、輿論等專家的座談會，及本會個別去訪談的意見，我想，從使用者的角色或是從建築史的論述，不外乎全拆、全部保留，或是保留農陳館，但我想，以樂生療養院或是本會當初結合貴校城鄉所參與台鐵舊山保存的推動，在這個過程中就面臨文化保存與整體發展的兩極化意見，以致於兩個案遲遲未能定案。我們基金會一直在思考，本案是人文大樓，期待透過這樣的溝通，拉近整合不同的意見，我比較想聽的是，我們這個案子收集各方意見，最後的機制要怎麼樣產生？最後決策的機制，我想要聽聽看，看看我們能否從過程中學習，找出可行之道，最後尊重這樣的決策，本會不樂於幾位傑出校友對母校單純的回饋，卻因洞洞館保存與否招致師生與社會的誤解與負面回應。本會絕對尊重各方的意見，但基於執行的效力，還是期待校方的決策以利本案之推動，有關剛剛簡報中的後續办理流程第三項，容本會持保留態度，也就是說，建築企劃的內容，要涵蓋基地建築物的保存方式之建議，為了避免讓基金會站到火線上，我想這就等學校決策後，本會再操刀決策，謝謝。

林峰田教授回應：

簡報內容，建築企劃書的內容，要涵蓋基地建築物的保存方式之建議，這部份由學校處理，簡報上請劃掉，到底要拆幾棟保留幾棟，這讓學校處理。

三、杜保瑞教授(哲學系教師)：

之前已經說的很清楚，今天討論的是，假設我們要蓋的話，對於裡面的規劃有什麼意見，我只有很簡單的意見，因為我是哲學系老師，我們會使用到這棟大樓，對老師的研究室，作為文學院教授的研究室，我希望的是在研究室中可以預先就把書架做好，不要讓我們以後再買鐵櫃的書架，過了幾年又用壞，先做好書架讓我們在使用上比較方便，上次公聽會也有老師提到，如果研究室裡還能有一個洗手台，也會減少我們很多因喝水進出的時間，我覺得這是對人文科學教授的研究環境中兩個重點。至於剛剛提到的三個方案，我是堅決希望採取方案一，這是我們校內要決策的，我現在擔任台大課外活動組組長，常有機會和校長一起，我想向校長請問：為什麼文學院終於有校外人士捐錢給我們，卻在蓋新大樓時遇到這些，也不能說是阻礙，應該說是這麼多深刻認真討論的產生，使得這座大樓興建的速度看似很快，眼看著卻要慢下來了。校長說：「你們文學院老師自己要大聲爭取。」我終於聽明白了，我以為學校會為我們文學院老師規劃一棟，一心一意的為文學院老師做一個很非常好的教學研究大樓，原來不是，原來是得自己努力的發聲，於是在這裡要大聲的發聲，所有文學院的師長，在葉院長的領導下，我們會大聲發聲，希望

這案子儘快進行，謝謝！

四、苑舉正教授（哲學系教師）：

一年前從東海大學轉到台大任教，我今天在此發言有兩個身份，相較於諸位而言比較特別，第一點，我是少數要搬家搬到水源校區的人，我一年前剛把三百多本書搬到這裡，然後又搬到水源校區，期待一段時間後再搬回來。在這裡一年，治學之所以遲遲未能開展，是因為治水問題還沒解決，302房間漏水，經常遭遇一些設備上的問題，對我原先來到台大的心理落差還是存在的。第二個情況是，在座應該很少人像我的情況一樣的，我在東海經歷過一場完全一樣的情況，就是東海大學當時為了拆掉視聽中心重建人文大樓，一模一樣的事情也發生。1955年貝聿銘先生跟陳其寬先生聯合規劃的校園裡頭，加上東海大學原先就非常有名的建築系、建築研究所的傳統，所以當時，我在文學院工作，東海大學的文學院是一棟有名的歷史建築物，漂亮程度，比洞洞館漂亮許多，我跟大家簡單報告一下這事情所發生的始末。首先在抗爭過程，台大顯得非常的平和，在東海時，校務會議我親眼看到，包圍校長兩次，經過幾次討論，決議後歷經三五年時間，建築結果，整個設計環境，窗明几淨，文史哲系的老師、學生一起上課，大家都有一個共同活動的中心。現在大家有許多顧慮，其中包含了沒有發生的，我以一個親眼目睹案例發生前後的人的身份告訴大家，很多地方大家也許過慮了，今天這份報告提到，基地未來規劃方向的討論，只有做一個空間運用與歷史回憶之間的比較，完全忘了建築物的目的是什麼，建築物的目的，美其名是人文大樓，其實它跟人文未必有關，它是人文教學跟研究的大樓，裡頭很重要的目標是，人文科學獨立作業的可能性並不高，人文環境如果不能聚在一起，像我們系上可能開不出什麼後現代哲學的課，但後現代卻做得很好，他們的演講我們就可以聽到，相濡以沫，互相滋潤，以目前現狀發展，台灣大學跟台灣科技大學真的沒有什麼分別，東海大學既然可以做到，難得有一個機會，基金會願意提供一筆錢，不是說我們要不要善加利用的問題，而是說在現有的社會風氣之下能夠達到像這樣這種理想的不多，選擇權在大家手裡，如果促成這件事情，你們才能相對對我們人文科系的老師有所要求。以目前情況來講，如果我治水都沒有辦法，如何治學？我以一個東海過來人的身份講，東海大學比台灣大學校園的規劃要好，但美學問題有相對觀點我不想在這裡做討論，我想強調的是，我經歷那個過程後，結果是非常美好的。

五、袁興言先生（城鄉所研究生）：

洞洞館本身基地有比較多的彈性，討論開始的早，有很多討論的機會，這種事件在台大與東海，都是兩個弱勢團體，文學院，空間窘迫、財務不足，造成文學院你跟他要求建築量體、高度美學等等，他會覺得在跟窮人講衣服該怎麼穿，這是很怪的。但是校園裡還有另一個弱勢：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也沒有代言人。文學院的物質、空間真的非常少，這個在各校都是一樣，資源不足的狀況造成說，文學院要興建大樓他有一個非常大的正當性，而這跟公共空間，另外一個弱勢衝突時，該怎麼解決，這又是這次規劃應該好好思考的事情，我覺得台大有機會在量體、美學控制做一個妥善的折衝，像苑老師剛才所說，東海那件事的結果是非常美好的，有東

海經驗，台大經驗應該會更美好。我們都在觀察這個歷史，希望他在台灣會變成一個很好的校園規劃的例子。

六、洪淑苓教授（臺文所教師）：

我今天是代表台文所和全校新成立的藝文活動推展工作室來參與說明會，我們的確很希望有一個非常理想的人文大樓，我這邊有點意見，第一點是，我很贊成有規劃一個交誼廳的空間，我們不太知道其他的老師在幹什麼，我每天中午都是買一個便當，對著我的電腦在吃，要不然就是一邊在處理 e-mail 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我的生活真是太悲慘了，一點都不符合文學人的這種形象，如果有這樣的交誼廳可以讓我們不同系所的老師甚至同學們，都可以跟我們在一起，有時可以成為一個小型圓桌會議的地方，就在午餐、咖啡及音樂之間交換教學研究的心得，希望能夠規劃這樣一個空間。另外，當我們需要辦一些藝文活動時就發現，在校園裡表演的空間真的是太缺乏了。目前像視聽館小劇場，它的檔期經常是滿的，而且會拿去做教學之用，可見上課空間真的也不夠，且有些課程就是必須經常利用到這些音響設備，才要挪到那邊去。像是台大的劇場，基本上是為了實驗劇的製作來做，空間利用也有一些限制。像大家一直覺得很炫的台巨大蛋體育館，裡頭其實空空的，當你去借用這個場地，連地毯都要自己租。有一位音樂家說，他很訝異，花那麼多錢蓋那個地方，結果只適合開演唱會，而沒有辦法有一個專業表演的舞台。基於這樣的經驗，我希望人文大樓可以規劃一個專業的，也不用太大，具有這樣的功能，可以做為一個小型的音樂戲劇舞蹈的表演，即使是一個會議廳、演講廳，我們也可以充實專業的音響，如果我們邀請音樂專家來作演講，他一定會帶他所要提供的這些實際上的音樂作品來作示範，可是我們的音響常常是像這樣一個陽春型的麥克風，比如上次我們辦了一個演講，那音樂家講完他說：「我覺得效果大打折扣，因為你們音響只是純粹給講話用的。」我覺得在這個軟體上面，或許有規劃這樣的東西時，我們可以從這方面再加強。再其次就是那個展覽的空間，文物藝術品展覽的空間，可以說台大幾乎沒有很理想的地方，像活動中心 107，只是一個空的教室，為了帶動整個學校藝文的氣氛，提昇藝文欣賞的水準，我們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想的。最後還有一點就是說，其實在整個台北市，展演場所也是不夠的，如果我們台大可以在這方面也加入一個新的藝文的地標，我相信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謝謝。

葉院長國良回應：

剛才洪教授提到的兩點，就我所知貢獻點淺見，不久前校長曾經跟老師在談，現代人的壓力都很大，老師常常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裡做研究，開朗的沒有問題，不開朗的就得憂鬱症了。現在國外有一些研究室的設計，同一層樓一定有交誼廳，並且在動線設計上面，能夠自然的走出來便碰在一起，大家可以彼此聊天、舒緩壓力。交誼廳有一種是純粹交誼廳，比較大型的，另外一種是比較小的，大家可以碰頭，也可以坐下來喝點東西，讓人感覺溫馨，這是一點。至於這個演藝廳，剛剛講到，全台北、全台大都缺，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到我們的鄰居國北師，他們雖然也很小，但是他們做了一些巧妙的設計，利用走廊跟建築物突出遮雨的設計，平常是一個通道，表演時就形成一個舞台，設計非常巧妙，晴天大家可以坐在階梯上，變

成座位，所以他們還有中午音樂會，結合了庭院的設計，然後又可以有這樣的功能，這是我所想到的。

七、劉憲芳先生(土木系營管組博二生)：

我本身是台北市建築工會的理事，另外也是台北市政府上上一屆的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所以實務上有經驗，現在也結合理論，我想談一下。各位師長應該還記得，師大幾年前準備蓋一棟大樓，那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跟市政府請示過是不是古蹟，那時候說不是，後來等到它變成一個社會運動的時候，市政府迫於輿論跟壓力，便發文說那是古蹟。事實上我們怎麼看都不覺得那是古蹟，它變成不是專業論證，而是意識型態，我們覺得很可惜。因為建築師工會也幫會員處理，後來市政府賠一筆錢給建築師，等於說是銀貨兩訖。但是這對社會來講，是一個很不好的示範。我覺得對學生來講，藉由這種學運、意識型態而改變了，我覺得這也不好，大家不是就理在論事，以上這是要提醒學校，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都已經證明它不是古蹟，最後還是變成一個政治的事件，我們覺得很可惜。再來，我本身是學都市設計的，大學念建築，研究所念都市設計，博士班念營建管理，對建築方面有多一些了解，我個人認為，台大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是公共財，台大不是關門自己做規劃的，當初我在都市設計審議時，曾經審到台大三個案子，當初那個明達館，是蓋的跟玻璃帷幕牆一樣，他們說要有科技感，要蓋得跟外面的商業大樓一樣，當時我還沒有進台大，所以我就可以比較客觀的講，其實這樣跟台大的風格完全悖離了，後來我當專案小組委員，我蠻堅持要保有台大的元素，有空間需要本來就需要給你，可是呢，這棟建築物的歷史責任與社會責任是你無法規避的，台大這公共財有它歷史、公共的記憶，包括大學記憶，我們不可能排除這部份。另外，文學院的需求也應該要成立，必須要有，甚至要百分之百去滿足，在這兩者都成立的情況之下，它的答案不會是剛剛報告的 case one 是 0，case 2 是部份拆，我稱它是 0.4，因為它保存中間的農陳館，方案 3 叫什麼呢？全部保留叫作 1，事實上現在呢，我相信這裡有很多哲學系老師，現在的思維不會是這樣，以我自己是建築師，我設計過好幾棟建築的案例來講，建築的可能有許多種，我個人這邊具體的建議是，把時間明確下來，什麼時候要去蓋，從專業就去推動，把思考部份給建築師，建築師自然會產生創意，比如有可能三棟的外皮保留下來，其他空間全部更新，可能性非常多，可能性是專業上的論證，我認為不太需要這麼大的社會資源去討論這種細部，這是屬於文學院內部的事情，把 schedule 訂出來就去推了。另外在溝通協調的部份，個人的經驗呢，溝通很重要，如果說文學院老師還是覺得，這是我家自己的事，很排斥跟外部溝通，那將很可能跟師大一樣，案子都規劃好也發包了，結果被砍掉了，回到零，這是很慘痛的教訓。我認為學校現在應該訂好 schedule 往前推，決定好就去做了，但最後的溝通一定也要做好，而且一定要很低姿態，就是說我們台大很有誠意在古蹟保育與歷史記憶這方面盡力，內部可強勢一點，外部則要避免這樣一個社會的反彈，我還沒進台大時，當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我也聽不下台大教授講的「圍牆內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你們不用管」，這種話社會聽不下去，個人站在台大博士生的立場，也站在建築師工會理事的立場、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的立場，跟師長做這樣的建議，謝謝。

葉院長國良回應：

我們要記取過去的教訓，對於外面的溝通一定要努力，規劃小組、校方都盡量跟外面溝通，但是我們應該也有一定的程序，必須顧慮捐款人捐給我們是有條件的，我們有相當的時間壓力，有契約書，必須在明年一月中旬，把這些要怎麼蓋、怎麼拆的決定塵埃落定，不然我們這筆捐款也會取消。院內或本校其他院的師生，也請了解這一點。我們也要了解，校園規劃小組、文學院，從上任院長副院長開始就一直關心幾個面向，我們也聽到一些聲音，不斷重複提醒我們要注意哪些，他們可能認為相關方面我們可能最基本的都沒有注意到，我們很感謝，但是我們如果永遠停留在最基本的，就完全不能往前走。

八、謝世忠教授（人類學系主任）：

我參加類似會議接近十次，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感想，剛剛院長一開始就講了，今天討論的方向是如果確定要建，裡頭應該有一些創意的想法，可是剛剛聽到目前為止，不太容易，我們還是需要有一些共識，既然規劃小組提出三個方案，表示說有爭議，上次 19 號的會議的確有個現象，就是校外的建築學者主張保留與部份保留，校內老師比較傾向拆掉。剛剛土木系同學提到溝通的問題，我的做法則是用說服的，19 號的發言中我說，文學院空間不足，跟在洞洞館的建築基地蓋新大樓，那些建築學者都認為是兩回事，但我認為是一回事，他們覺得三棟樓可保留，文學院空間再另外找。另外，人類系跟哲學系要搬出去再搬回來，剛剛苑老師提到他從東海搬到這邊，還要再搬，我們真的是要很誠懇拜託學校跟文學院，將我們搬遷的痛苦指數減到最低，搬回來的快樂指數永保一定高度，別讓我們失望，建築的品質非常重要。

九、黃昱翰先生（歷史系二年級學生）：

以一個學生的意見來說，我認為現在文學院各系所最普遍的問題就是交誼廳嚴重的缺乏，以目前各系所使用空間為例，中文系、歷史系、日文系、外文系四系的系學會是使用舊總圖後棟，以前閱覽室的空間，那裡除了剛才苑老師講的治水的問題之外，還要治塵蟎、治炎熱、治跳電，空間非常非常糟糕，規劃非常的差，所以各系的學生去那邊的機會不多，造成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本來應該給學生互相交流使用的空間常沒有人氣，去那邊的人其實不多。歷史系的狀況本來就比較特殊，我們必修課很少，一起上課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又沒有可以讓學生們使用的共同空間，在我們系各人過各人的日子，跟系上其他同學沒有交流，我希望在新的人文大樓興建的過程中，建築單位可以注意到學生公共空間的使用，另外也希望有一些空間做師生交流，人文科系的交流除了老師與老師、學生與學生，師生之間的聯誼跟交流也是相當重要的。

十、林秀叡小姐（臺大校友）：

剛剛聽到幾位老師與學長的意見，我覺得從上次會議到現在都一直卡在到底文學院大樓興建順利好像與我們對洞洞館的態度幾乎就是一比一的對等，就好像洞洞館不全拆，基地就會不夠，文學院老師就會很委屈，我是覺得方案一跟方案二基地全部利用，或基地建築面積縮減，中間這兩句話，其實跟剛剛土木系學長說的，0跟1之間我們取決的到底是0.4或是0.2，其實有許多可能的方案，可是從上次到現在，大家不斷在發表意見，我們卻沒看到0跟1之間有多少可能，說不定有某種方案可以滿足歷史記憶與空間的需求，可能是各種量體的討論，看看是不是有各種方案，說不定可以給文學院更多空間，目前好像都沒有看到什麼具體的方案。

林峰田教授回應：

事實上我們進入座談會之前，學校的校規會等正式會議也是進行過很多次，不是完全沒有討論，校規會中有很多老師、學生代表都發言，今天這個會基本上是以沒有參加校規會的人來表示意見的，在過去我們聽到很多種聲音，譬如說椰林大道兩邊不要蓋高樓，但也有人說，其實可以蓋高，有人甚至說，不蓋高的話，受到台電大樓，還有另外一側教堂的壓力，會是非常嚴重的壓迫，所以要蓋高的東西頂住它，種種意見都有。我們要知道這裡面牽涉經費與校園整體，所以目前還不能進入實質造型的討論，可能方案一方案二中間還有一些可能，但我們不能無限制的列出來，太多種可能性了，但是它大概會產生在這幾種方案中。

十一、苑舉正教授（哲學系教師）：第二次發言

提出拆與不拆的作法，讓我們與會的人很尷尬，希望院長能告訴我們一下，校規會決定拆或不拆、要拆多少，立場出來以後，我們就不用再冒著與校園外的人對立的心情說「我贊成全拆」，學校如果是這個立場，我就敢講要全拆，院長請先告訴我們。

葉院長國良回應：

以我的認知，還沒有做決定，為什麼不做決定，因為我們應該多聽大家的意見，有充份考慮後才能做決定，現在很難做決策，為什麼呢？或許是剛才報告沒有講得很清楚，方案一、二、三給各位的不是選擇題，出的是問答題，這三個只是提示，引發大家的討論，剛才提到的是說，有沒有一些草模，現在這個階段我的想像是，大家從比較觀念性的東西，像剛剛提到公共的空間、交誼的空間或者是展演空間，剛剛歷史系同學有提到，因為歷史系必修課很少，所以同學跟老師互動不多，這些上課型態跟某些系所不一樣，需要的空間也不一樣，這種討論就對將來負責設計的建築師非常有用，今天我們要聽的就是這些東西，建築師知道文學院學生的需要後，就可以提出草案，將來有具體東西出來，就會請各位同學表示意見。

十二、趙順文教授（日文系主任）：

我建議人文大樓裡蓋一棟國際會議廳。在之前講的三個方案中，系務會議基本上全力支持方案一，因為長期以來如剛才教授所提，以日文系來講，同樣的一部份

是在校史館一樓，一部份是在二樓，還有另外一部份是在國青，想要新聘一些老師，但事實上根本沒有研究室了，以我的例子來說，我的研究室是舊總圖的裝訂室，經常漏水，有時請總務處來修繕，但是效果不大，遇到下雨時候，就非常緊張，我們討論好幾次，還是希望校外人士能夠多聽聽文學院老師的心聲。

葉院長國良回應：

有關這方案一、二、三，剛剛林峰田教授已經提示各位，並不是只有這三項選擇，這只是一個大綱，我們可以朝這方向去思索的，例如說方案一，主張全部拆除，未必不能做某種改造，那是建築師的巧思，我們專業不夠，只能說出我們的需求，給建築師做規劃之用，譬如說我們師生常常距離很遠，沒法見面，所以我們裡面有教室的設計，不只是研究室設計，還有教室設計，滿足教學需求還有師生各系的互動問題。

十三、陳明姿教授（日文系教師）：

我們這一次應是以方案一為規劃基礎，我們實在是空間不夠，如果又不能全部使用，這麼多的系怎麼能夠全部進駐？剛剛有人提到如果沒有全拆，文學院老師是否覺得委屈，我們委屈是小事情，現在是牽涉到安全與整個發展的問題，我是從私立學校轉過來的，剛過來時我的感覺是，號稱全國最高學府的台大，它的設備、研究室與師生互動的空間，還比不上私立學校，有人要求台大文學院要有更好的發展，卻無法給我們發展的空間，這其實不公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大家一直提到保留歷史的記憶，我覺得也不一定要留空間，應該有很多方案，希望外界可以體諒我們，讓我們有更好發展的空間，要不然老師連研究都無法研究，要怎麼好好指導學生？另外就是，有些老師只有一張桌子，要跟研究生互動連空間都沒有，怎麼指導學生？研究生的研究室所在的地方是地下室，這種以前老舊設備不太好的地方，在研究室他們都要擔心安全的問題了，怎麼能叫他們好好研究，條件比不上私立學校，又怎麼要求台大發展成國際一流學校。

葉院長國良回應：

聽了那麼多師生的意見，基本上文學院師生是希望量體能夠滿足需求，最好是一次滿足，而不是蓋了以後還有一大塊不能解決，希望未來建築師能了解到這一點。至於裡面的配備，之前承蒙其他學院院長提示，他們叫我不只要看到空間問題，應注意內部，提昇設備，不要只看到現在，要把眼睛看到二、三十年後，我覺得這是很好提議。

十四、賴天恆先生（哲學系三年級學生）：

第一個我想對這份企劃書提一些疑問，在方案一、二、三中把保留建築當成一個優點，這是一個可以保留的地方，建築保留的話不知道要給誰問。另外關於人文大樓興建，可能要有適當置物櫃給學生使用，第二個我期待可以用學生證刷卡進門，這樣對學生假日進出，不論討論報告或做研究都比較好，第三個是文學院女生

比例高，因此洗手間的分配希望有所調整，不然在使用上很不公平。

十五、王櫻芬教授（音樂所所長）：

我想針對教室設計提出一點意見，剛剛洪淑苓老師也提到學校在展演空間中的有限，這幾年音樂所開設了許多蠻受歡迎的課程，包括南管的樂器等有實際操作，古琴的課，我們非常需要有比較好的古琴教室讓大家上課，這課其實非常受歡迎，但是很多學生都選不進去，而且南管一次有好幾種樂器，所有樂器都在一間教室裡練習，可以想像在上課過程中各種樂器交雜在一起的狀況，其實對於上課效果來講有很大影響，有學生反映他可能四年都選不上這門課，所以我希望在未來人文大樓裡面，可以有一些教室提供給音樂所一些大班的樂器教學課程。另外最近我們新請了三位老師，他們開了一些音樂賞析的通識課，我相信會受到很多同學的歡迎，譬如說我們開了一堂爵士音樂的課，在一個十坪大的教室上，開學時就會有很多學生擠在教室外面進不來，所以我們非常需要有這樣子的空間。

葉院長國良回應：

會製造聲音的教室我們要加以考慮，我想這列入考量，之前原本是說要蓋人文藝術大樓，現在變成人文大樓，就是因為想到如果把戲劇系放進去，他們表演得很熱情，但別人會受到干擾，這問題我們從長計議。今天想徵求大家的意見的是，設計風格、高度、材質色彩，是不是請大家多發表意見，而不只是裡面配備廁所等等問題而已。

十六、張小虹教授（外文系教師）：

我必須承認對這個議題我是最近才知道，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會議，我想說在這個我不進入狀況的情況下發言可能會非常不成熟，可是我忍不住想要說幾句話。我先說一下為什麼我注意到這個議題，當我在文學院的時候有人跟我講說，要蓋人文大樓，蓋好後外文系要全部換到人文大樓，我聽的時候，第一個感覺是晴天霹靂，外文系怎麼可以離開文學院？他們說，那新大樓當然好啦，到時候外文系不用散居校園各地，我們通通可以聚集在文學院，我想有沒有搞錯啊，外文系從創系開始就是在文學院，文學院是我們歷史傳承的精神堡壘，再怎麼樣外文系不能夠放棄文學院最重要的地方，那時候我想說，如果新大樓蓋好，我被迫遷離的時候我已經退休了，說實在的，我到臺大號稱最豪華的物理系館的時候，就覺得物理系的老師好可憐喔，他們住在這樣的研究室，也許對很多人來說又有空調，又有先進的設施、電梯等，我心想，還好我不用使用那個地方，我曾經在文學院新館三樓的研究室跟另一位老師擠了十幾年，那間研究室其實是漏水的，也請總務處去修繕，但那情況我們雖然治水，也有治學，我一直相信文學院的基本精神是貧窮革命，在現在對很多老師來說可能很刺耳，文學院好不容易跟學校爭取到一筆經費，要來興建大樓，但在我們爭取同時又得到些什麼？我基本上是一個極度歷史戀物癖的人，所以我覺得那樣空間的歷史性對我來說是一個絕對關鍵的東西，我覺得文學院目前空間不足絕對需要興建一個新的人文大樓，但文學院在台大真的是一個雙重弱勢，不僅爭取不

到經費，就算在我們有了經費後，學校讓我們文學院去做劊子手，要我們決定這三棟拆掉以後才讓我們建新人文大樓，學校難道就沒有其他基地嗎？一定要叫我們拆了這三棟？對台大來說沒有一個學院會像文學院那麼珍惜歷史記憶的，卻要叫我們做這樣的劊子手，難道這件事情就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嗎？這是我個人的角度，就算我知道文學院空間不足的困境，但要我決定要拆掉，蓋新大樓，而剛剛聽到大家的意見，想把許多東西都放進新大樓，又要有國際會議廳、又要有戲劇廳，真的建了台大大門口一定會有個龐然大物，那個量體絕對容納不下目前大家提出來的規劃，我寧願待在漏水研究室裡，那種人文精神才是我要堅持的。

葉院長國良回應：

文學院籌建空間的規劃已經很多年了，如果追溯到更早以前，17年，最近這一次是彭院長與夏副院長做的規劃，哪一些系所搬到哪塊新蓋的空間，是前任彭院長時就已經定案的，院裡各種程序也都有紀錄，張小虹教授反映說她不知道，正可以說明我們系所空間分散，以致於同一個系往往不在一起，像外文系就分散到校園五六塊建築物中，平常就很少溝通，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召開全系老師的會議，八十幾個人極難召開，訊息在外文系傳播不良，真正留在文學院系所的外文系老師(專任部份)不及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都流落各處，他們的聲音也要注意。

十七、李家豪先生(理學院學代)：

我之前也是哲學系同學，對於之前這個人文大樓，我是覺得說不需要全拆，因為校園規劃，並不是說把這空間拆掉才能蓋新大樓，為什麼校地不能重新規劃，台大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地，像是共同教室後面有一些農學院的地，另外進修推廣部不是要廢掉了嗎？為什麼不可以從那些校地來做？關於方案一與方案二，需要多少空間？若我們使用方案二後會減少多少空間，並沒有在資料上面講出來，導致我們無法知道選方案一跟方案二究竟減少多少空間，希望有更多說明。

葉院長國良回應：

今天不是請大家選一、二、三，重點是使用需求，像是系所特性、活動特性，提供建築師意見，這跟量體是互動的，今天是要聽聽大家對空間的需求。

十八、臺大學生：

呼應主席剛剛提到的，我想提的是，校園發展趨勢中，大樓都往旁邊靠，今天人文大樓在椰林大道上蓋本來就有困難，就得承受它高度的限制，再來，台大從帝大開始承受國家最好的資源，農陳館也算是公共財，這些東西拆不拆除並不是我們可以關起門來決定的，並不是台大自己的東西。一、二、三方案牽涉到的是國家共同的文化財產，不只是建築還有文化，在椰林大道上蓋，本來就會有空間的限制，本來就會遇到這個問題。高度與空間需求會造成矛盾。

葉院長國良回應：

人文大樓這名字取的不好，也許應叫人文館，大家就不會有恐懼錯誤的聯想，以為我們要在這裡蓋大樓，不可能蓋一個大樓的，地基跟建坪換算一下就知道，它不會是高聳的東西。文學院散落在校園十二棟建築物裡面，非常不利我們溝通，老師互相都不認得，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老師集中，這樣我們跟人家借用的地方也可以歸還，別的學院也可以形成一塊，這是對學校整體有利的，不只是解決文學院問題，像是文學院在國青也有一塊，剛好卡在法律學院新建的兩棟學院之間，我們搬走可以讓法律學院兩棟連起來，文學院那塊與我們距離遙遠，設計又不適我們使用，雙方都很痛苦，全校應該共同往這方向努力，讓文學院可以成為一個區域，可以在一起，不要被拆得七零八落。

十九、賴盈滿小姐（哲學系助教）：

我對新的人文大樓有一些願景，當初在規劃時地下樓可能和新生南路地下停車場連結，可能有汽機車停車場，但我建議是，如果這棟不可能蓋成大樓，我期望地下二樓是一個緩坡，把校門口的腳踏車都停進去，腳踏車亂象太恐怖了，如果可以把腳踏車都停到那邊去，校門口看起來是非常美觀的。地下一樓是一個國際會議中心，把研究室、教室都地上化，讓老師跟學生上課時都可以看到天空。

葉院長國良回應：

將來蓋好，有一些是全校性的空間，按照法規，會有停車的地方，是給全校停的，不是文學院單獨使用，國際會議廳也是供全校使用，有些學院有國際會議廳，以前我當系主任時，要辦活動想跟別系借會議廳，他們都說不借，文學院開會就很痛苦，學術會議還要跑去體育館開，希望我們 12 個系所有我們自己還可以主導的一個地方。

二十、侯素蘭小姐（人類學系標本管理者）：

我對新大樓有點期待，希望有一個可以符合上課所需的有關標本維護修護的實驗室，另外，以後我們的標本和庫房是放在舊總圖裡，可是標本跟上課有關，常常需要運送，所以我希望有一條地下通道，方便運送標本，避免下雨天通行不便，還有，標本運送有一定的規模，希望新大樓的電梯的規格要特別注意。

二十一、臺大學生：

我想那些不是文學院，沒有使用過洞洞館的人，可能無法理解，有些人會覺得可以在別的地方蓋文院大樓，可是這三棟保留下來，我實在是看不出來有任何人有繼續使用它的意願，畢竟這三棟是建築，建築有使用的目的，是要給人用的，而它現在不適合給人用，一方面會漏水，一方面冬冷夏暖，另外就是，放一把火可能大家會死光光，這三棟真的很不適合給人用了，就算我們搬到別的地方，這塊地就像荒地一樣，我們應該以實用性問題為優先考量。

葉院長國良回應：

前幾天開會時，生農學院院長表示，農業陳列館不管拆或不拆，他們都不要了，因為無法使用，他們沒在那邊做過研究教學，裡面也沒有收藏品，農學院跟它有感情，但沒有實質關係，院長說不管拆或不拆他都不要了，根本無法展覽，展覽品放進來怕它受潮，或者是非常悶熱、潮溼，他們不在裡面研究，也不在裡面教學，也沒有收藏品，展覽品都是借來的，並不是他們的，所以他們表明態度不要了。

二十二、劉憲芳先生(土木所營管組博士生)：第二次發言

我想具體的做個建議，建築物不外乎地上地下，從專業來看地下室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空間，這個軸線從都市的觀念來看，在大學校門口都不該是一個大的量體，我們能不能在精簡地上量體的情況下，把設施挪到地下室去？另一個問題產生了，停車問題，機車跟汽車停車位是法定需要的，能不能把這塊地挪到我們前面，就是三合院正前方學校軸線的地下室去，地面還是椰林大道，但地下蓋三層停車場，把文學院要的停車位挪到這邊來，文學館地下三層跟地上三層全部當作空間來使用，甚至將來可向都市設計審議委員爭取，做大一點。第一：一定要滿足文學院空間需求，第二：台大軸線不應該破壞，台大做為最高學府應該有它的風格，我建議把停車場挪到前面那塊地下室，讓量體不減少。

二十三、袁興言先生(城鄉所研究生)：第二次發言

剛才有同學提到分散化考量，我個人覺得文學院做為台大歷史上最重要的學院，而且是上個世紀建立大學的象徵，具體來看，空間上它是對著傅鐘，對著教學大樓正面，有它的意義，不應該分散，這次人文大樓是一個機會，但它量體有點麻煩，除了人文大樓思考外，也該有文學院三個街廓的規劃，不能說新的空間就解決文學院問題，不該這麼短視，它應該是文學院街廓的重建，有效提高校園空間品質，如何從文學院到舊總圖，還有新的人文大樓，這三個如何貫穿，如何展現一致的風格，如何提供更好的使用，希望校方投資是往這方向去想，而不是認為給這單位一個大樓就可以了。該從一小館去想一院的區域，整個院的使用品質。

葉院長國良回應：

我們基本的態度也跟你說的一樣，不是有量體就滿足，規劃好的話不只可以解決地下停車位的問題，也許也可以利用原先庭園設計，變成學校公共展演的空間。

林峰田教授回應：

今天早上會議最大的意義是發現很多問題，讓觀樹基金會了解下一步如何具體實行。今天討論畢竟還是很難深入，有了初步想法後，可能進一步還是要請教大家，整個過程會讓案子思考的更周詳，謝謝。

二十四、林秀叡小姐(第二次發言)：

我想給公聽會一個建議，如剛剛林老師所說，叫我們根據空間需求例如建築風格、天際線等給意見，但我不知道現在天際線是什麼，我們要怎麼給意見？我們討論是落在抽象範圍內，沒有看到具體方案，可以讓大家做決策。

林峰田教授回應：

具體東西在以後階段會一一浮現，現在雖不具體，但大家都有一些想法，建築師根據這些想法再有一些具體方案，今天很難表達，將來建築師具體化再提出方案。

葉院長國良回應：

初步方案出來還會有公聽會，我們是公立大學，做事有一定的步驟，沒辦法先提出設計圖。至於天際線，目前還不能提供模型讓你表示意見。

二十五、謝世忠主任(第二次發言)：

剛剛報告中其實有提到目前想法是，地下三層地上兩層，表示這不是大樓，現在的人類學系系館就有三層半，將來建的不會是一個高樓，我們也因為如此才放心說要蓋，很多朋友提到，文學院是第一大院，歷史上有重要性，其實，我們承受這種壓力已經很久了，這會讓許多人想到「新的一定不如舊的」，我希望大家壓力可以釋懷點，歷史中的浪漫感不能解決現在文學院老師學生的問題。當然，我們希望新大樓要蓋，一定要有很好的品質。另外，農陳館有多偉大我完全看不出來，這案子出來後，我問過同學老師對農陳館的感覺，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好，人類學系比農陳館美觀的多。

葉院長國良結語：

文學院為了增蓋新大樓已經爭取 17 年，曾提案也在校務會議通過了，但就是被人家抹掉，也去徵求過捐款，最後也失敗了，曾經有成案，但為了學校整體規劃我們也讓出來了。我們的確受了一點委屈，但我們比較溫柔敦厚，並沒有去反對其他學院的建築，因為那是人家的需求考量，人家一大群教授不是沒有思維沒有腦筋的。我們也不對他們表示意見，因為過份強調個人的看法，就有點像我心中仰慕一位帥哥或美女，我就跟他說：「你不能變老，不能改變穿著，你是我的歷史記憶。」天下的事物有生老病死，是會演變的，我們錯過一個機會，往往要再等十幾二十年，建築不是小事，文學院師生有度量接受大家質疑與批評，歡迎大家給我們指教，但務必體諒我們一下，因為我們也很體諒別人。如果沒有人要發言，今天早上的會到此為止。感謝各位的指教與支持。謝謝！